

歌声飞扬的地方

文 猛

去,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,也是一片世外桃源。阳光让村庄在葱葱郁郁的树林里挺直了炊烟,野花让蝴蝶翩翩起舞,旷野让众鸟深情歌唱,农田里充满了劳动的欢乐……

挑起扁担拿起斧,走了一山又一山。这幅在歌声中反复出现的景象,在石柱的古镇西界沱最为多见。古代巴地盛产盐。因为长江,因为古老的巴盐古道,西界沱成了巴盐贸易的重要一站。走四方寻找商机的徽商,像一粒粒卷在风中的种子,随风一路翻山越岭,看见这条江,看见这汪水,便把身心安放在这里。

长江沿岸的古镇,镇子的布局多是和长江平行,顺江铺排。但在西界沱,落地生根的盐商、船帮、店家等各路行商坐贾则是从江边的下盐店开始,沿着“背二哥”行走的山路建房开店。徽派建筑和土家族吊脚楼,不同的建筑风格融合在一起,形成长江上著名的“天街”。这些古老的店铺一级一级随山势向上延伸,最后到达山顶的独门嘴。古镇和长江垂直铺排,在公路铁路并不发达的漫长岁月里,西界沱成为长江上繁华的老码头之一,迎送着无数人从远方来、到远方去。

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的曲调是上扬的,西界沱的古道也是上扬的。从江边码头直到山顶独门嘴,才算走完云梯街这一千多级青石阶梯。独门嘴上有一棵老黄葛树,以“一树遮三县”闻名一方——从万州来,踏上石柱,前方是忠县。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,如今这一片都属石柱。古老的西界沱也在漫长的时光里渐渐失去了那个很乡愁的“界”字,成为今天的西沱。但在不少

人心里,这里依然是“一树遮三县”的地方,依然绿意盎然在那首明亮温暖的歌中。

站在高高的山顶,我遐想远古的时空,遐想伴随第一个音符飘起的那抹阳光的喜悦……

清晨,雄鸡唤来晨曦。人们拿着他们唤作“开山”的斧头,开启蕴藏在大山深处的财富。他们挑着扁担,背着绳索,上山开荒。当太阳从方斗山、七曜山升起,旷野之间弥漫着金黄色的温暖。太阳让土地更加干燥,让人们的脚步更加稳当,心情更加温暖,让庄稼更早成熟,让山林的果香更浓。太阳让每个人脸上都充满了笑容,补充着人们身上的力量和勇气。

于是,在砍完一捆柴火后,在摘得一篮山果后,面对太阳,人们充满感恩。这种感恩从原始的音乐节奏中荡漾起来:

“太阳出来喂喂——”

感恩的歌声一代代流传,一代代积累。旋律虽然单一,但充满了泥土的质朴,这正是经典民歌的精髓所在。

歌声纷飞,穿过岁月的河流。歌舞之乡石柱有着深厚的音乐土壤。民歌的珍品,就像从深井中舀出的一口甜泉,注定会在这片土地出现。

现在,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都市,我们都能听到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。这源自岁月、起自祖先的歌声,让人想起一片热土、一个地方,那个地方叫西沱,那个地方叫石柱! 那个地方有关于太阳、关于喜悦、关于勤劳和幸福的造句。

从那些弥漫在旷野的歌声中,我们听到了欢乐、豪迈、自信、感恩、勇敢,感受到人们朴素的热情、知足常乐的幸

福、积极向上的乐观。太阳出来喜洋洋,这是生活最简单也是最幸福的意境。

为了中国人“高峡出平湖”的共同梦想,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人告别故土,外迁他乡。他们带不走家乡的船帆和黄葛树,但能带走这首喜洋洋的歌。在远离故土的他乡,他们常常聚在一块儿,深情唱起家乡的歌。有太阳朗照,有歌声引路,故乡,并不遥远。

从山顶的独门嘴望去,脚下是古老的西沱古镇,那是西沱刻意保留下来的乡愁。向上的云梯街上,是一家家向上的老店。昔日抢手的“锅巴盐”不再是今天店铺的主角,取而代之的是独具特色的柴火锅巴洋芋饭、米米茶、油炸米豆腐、油钱粑……也有颇具摩登气息的咖啡、啤酒。云梯街上,背着高高背架子的“背二哥”来来往往。他们今天不为远方的客商背,不为繁重的贸易背,而是为传承一种文化而背,给远远近近的游客展示那段在路上的岁月。古镇两边,林立的高楼和工厂沿江而生,如果不是脚下古老的云梯街不断提醒,恍惚间还以为自己置身繁华的城市。古镇前方是浩渺的长江,大江上巨轮汽笛声声。高峡平湖,风平浪静,码头内停着很多游轮。它们不再是中途歇脚,而正是奔着古镇西沱而来。

游轮上循环播放着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。时光深处的歌声能在今天到处飞扬,是因为人们心底的喜悦为它插上了翅膀。那是属于今天的歌唱。

“太阳出来喂喂,喜洋洋喂喂——”

我们为幸福歌唱。朝前走,阳光正好。



去年中秋节,我在甘肃玉门老市区度过,手捧从苏州带去的月饼,邀窗外祁连山冷月与这座油城一同分享。

1985年,年轻的我只身应聘这座小城的广播电台记者。在当时唯一的小公园里,进门即见一座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同志纪念碑。玉门油矿是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,孙健初对玉门油矿的发现贡献卓越。我细读碑文,望望碑上方的孙健初像,他似乎也朝我点点头微笑。

玉门是一座县级市,市区地处祁连山北麓。抬头南望,是一年四季白雪皑皑的山峰;俯首北瞰,是古老的河西走廊。兰新公路上的汽车看不清,一列火车经过,仿佛一条蚕儿缓缓蠕动。

我的宿舍在东南,海拔三千米,常令我高原反应。我很喜欢下乡采访,到海拔只有一千五百米的玉门镇。只是当时路况不太好,九十多公里路也要走两个多小时。只要见到一排老态龙钟的古树——那正是鼎鼎大名的左公柳——我便知道,玉门镇近了。

这里的风沙让人生畏。常常刚从班车下来,眉毛就被风沙染黄了。左公柳树干上偶见嵌进树皮的石头,那是被风吹起的石头砸进树皮,再慢慢长合拢,仿佛战场上归来的战士,身体里还带着无法取出的弹片,无言诉说往日峥嵘。

石油有一个别名,叫“地火”。我那时向往石油城,心里揣了一团火。这座缘石油而生的小城,城南采下的原油差自然输送,不需额外动力。但朋友阿滨领我到西河坝老君庙看的“老一井”,采到的原油必须运到东岗上,再流入炼油厂。“老一井”是1939年开采的,全名老君庙一号井。此时的石油为抗日战场极为紧缺的战略物资,“老一井”也因此有了“石油抗战”的佳话。随后周遭山坡上先后打出了数十口油井,玉门就成为著名的石油城。“老一井”是名副其实的功勋井,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油城玉门

刘
放

阿滨与我年龄相近,祖籍上海,父母上世纪50年代从上海来玉门支援油矿建设,在玉门生下他。在玉门做记者的岁月里,我认识了许多阿滨家这样的从外地来玉门工作的人。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广州,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,汇聚石油城。

后来,阿滨到上海读研。我因为心脏出了点问题,也告别油城,调回内地。但这座留下我青春汗水和梦想的小城,一直让我魂牵梦绕。

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采,玉门原油日渐减少。大批石油人带着家属西移东迁,继续为祖国的石油事业贡献力量。

离别三十多年后,我独自到玉门探望故城,缓步下到西河坝看“老一井”,又慢慢登上东岗看当年的宿舍。公园里,摆放新鲜黄白菊花的孙健初同志纪念碑依然矗立,一旁还新增设了铁人王进喜塑像。王进喜就是玉门人,在玉门油田参加工作,支援大庆油田,成为当代工人的模范。我从菊花束中抽出两支,放胸口贴了一会儿,再在纪念碑和塑像前各放一支,深深鞠躬。

曾听过一句礼赞玉门的诗:“凡有石油处,就有玉门人。”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,有石油开采经验的玉门人奔赴祖国各地,帮助建设油田。这让我联想到玉门地名的来历——古时,西域的和田宝玉由此“门户”而入,因此得名。如今,宝贵的石油人才离开玉门支援各地,春风自玉门起,吹开祖国各地石油之花!

昔日市委所在地成了“玉门记忆展览馆”。“老一井”旁的山坡上,“弘扬摇篮文化,建设百年油田”的标语醒目,让我甚感欣慰。这是今日油城的功能定位。这里曾经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,如今以文化继续开,继续为中国加油。此处更有红色旅游、工业旅游的得天独厚资源。我亲眼数个旅游团在导游的引领下,兴致勃勃前来游览观光。

向当地的作家朋友打听玉门新市区的发展势头,他连说“好得很”。新时代的玉门“逐日追风”,充分利用辽阔的戈壁滩发展光伏发电、风力发电。这太让人振奋了!石油城地下有“地火”,如今看来,玉门也是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,正鸣唱着振翅高飞!

插秧

吴
昌
勇

在水田的正中,农人用新泥为这些初生的稻芽建造出新居——一个三五平方米的长方形簇格,铺上清水的床单,平整熨帖。清明前后,各种如雨滴般从农人的手中均匀地洒落,在泥水的襁褓里完成由芽到叶的成长。陪伴它们的,是春天的蛙鸣和一群油滑光亮的蝌蚪。

节气到了谷雨,春天和夏天隔空有了第一次握手。草木葱茏,雨水充沛,正是插秧的好时节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插秧是继春耕春播之后最盛大的农事。早上日头刚升起来,男劳力在田坎上脱鞋脱袜,挽起裤腿,进入水田将秧苗连根拔出,用清水淘去根部的泥浆,扎成茶杯粗细的小捆。待到秧苗全部移除,再将水田耘耩成平整的镜面。

一切准备就绪,已经晌午了。日头已经将水田暖热乎了,正适合下田插秧。村里的男人们排成一排,左手握着苗捆,右手食指和拇指从中分出三两根,捏紧苗身,用手指的力量将根须直接送进油汪汪的泥水里。第一行秧苗笔直地立起身子,苗距齐整,不用比画,庄稼人的眼比尺子更精准。从田里拔出沾满泥水的腿脚,后退一步,紧接着,是第二行、第三行,刚刚还是一汪泥水的田逐渐有了满眼新绿。

头顶是蓝天白云,眼前是晃动的水面。波光里,满是泥水、汗水的脸,能感受到秧苗的悠悠鼻息。说着,笑着,憧憬着,水田里满是庄稼人朴实的想象,满是鸟语和蛙鸣。

当西方的夕阳将一抹红晕洒在水面,微热的山风轻轻拂过,每一株秧苗都在草木和溪流的掌声中抬头挺胸。它们向面前的庄稼人深鞠躬,向它们扎根的水田深鞠躬,也向远山近水深鞠躬。它们轻盈的身姿倒映在水中,好似春天的水田生长出的新笋。

入夜,八仙桌上已经摆上酒菜,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围坐在一起,不醉不归。他们齐刷刷将酒杯举起,高过头顶,高过浓浓的夜色,为新栽的禾苗祈祷风调雨顺,也为大地粮仓祈祷五谷丰登。

离他们不远处,稻田里的夜宴刚刚开始。禾苗和庄稼汉一样,开怀畅饮山溪清流。一群小青蛙第一次打开嗓子唱响丰年之歌。这一刻,大地、庄稼和农人,在茫茫夜色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

清冽的山泉水,先冲,再淘,后泡。等到谷壳彻底软化,巧手的农妇小心翼翼地将其用细纱布包裹起来,装进透气的竹篾筐,放在屋外的干燥处,盖上阳光的被面。三五天时间,半湿半干的谷种,在半睡半醒中萌出新芽。

杂记



▲水彩画《早春三月》,作者伍必端,中国美术馆藏。

抽屉里躺着数百味中药,黄精位居其中,浑身黧黑,肉软松绵,流露出甜甜的味道。

我刚学中医时,看黄精貌似味道不错,便嘴馋地捏起一片,细细咀嚼,有股淡淡的药香。问师父,师父道:是会飞的黄精。

我起初不懂师父的这句话,以为黄精真会飞。后来见师哥们也趁取药之时,拉开抽屉,偷偷捏一块咀嚼,才知晓师父说这句话的意思。他是戏谑地说我们在偷吃,让黄精不翼而飞了。

黄精可药食两用,厨师拿来煲汤,味美而鲜。而师父拿来入药的,则是九蒸九晒的黄精。这时黄精不似鲜品皮粗肉白,入药的它粗皮已除,经炮制后泛有香墨一样的光泽。

在师父的医馆里,来往的患者极多。有一天,来了一位年过六十的老人。师父移了移脉枕,示意老人伸出手过来,继而凝神静气把脉。末了,师父摸出一支笔,在处方笺上边写边吩咐我:“你去看看,药柜里还有黄精吗?”

我跑去药房,拉出抽屉,竟空空如也,原来满抽屉的黄精已然“飞走”了。师哥们抿嘴笑,说:“最后那块是二师兄今早吃的。”师父嗔怪道:“还笑?快去街上买几斤回来。”

抽屉里的黄精

刘群华

这时,我才觉得惭愧,认为偷吃黄精太不应该。但师哥们还是照吃不误。

一日,师父从街上扛回一麻袋新鲜的黄精,笑道:“你们这么喜欢吃,我又买了一麻袋。现在交给你们,把它们洗净泥土,去除粗皮,再九蒸九晒,炮制成药。”师哥们听罢,顿时兴奋了,只有师父在偷偷地浅笑。

天瓦蓝瓦蓝的,阳光从山巅上溜过来,晒得采叶都耷拉着头。师哥们阳光下洗呀洗,洗得满头大汗。然后坐在闷热的屋里慢慢刨粗皮。这可是个精细活,尤其褶皱里藏匿的细尘,要用牙签小心地剔,可磨碎了师哥们的性子。

一麻袋生黄精收拾完了,师哥们捶着后背,疲惫地说:“不容易呀,这么

难缠。”师父听了道:“辛苦的还在后头呢!”师哥们不信,去烧火了。左厢房热闹了起来,劈柴的劈柴,刷锅的刷锅。我在药房,听到他们在逐渐冒蒸汽的左厢房嘀咕说:“这么难哩!下回不吃了。”我和师父相视而笑。

经过九蒸九晒的黄精,表里黧黑,像被夜色渲染了。师父写完一个患者的脉,朝我们喊:“黄精三十克!”我们听了,从炮制中药的厢房鱼贯而出,捏着处方,叮叮当当地捣响了铁罐子。

转眼到了这年的8月,山里的黄精壮硕了。这天师父起了个早,说:“带你们上山认野黄精。”一直朝阳光升起的地方走,层林越来越矮,山越来越高。在一处灌木丛旁边,师父驻足查看一番,惊喜道:“这就是野黄精。”

我看着绿竹似的黄精秆儿,叶儿浅黄了,修长的身子在一束风的摇曳下,把沾满的阳光揉碎了,坠落在青苔上。轻轻扒开青苔下的肥土,露出黄精小小的脊背。黄精长得不错,手指粗,弯弯曲曲地盘旋了不小的一块地方。我凑近它,细细地闻。一股若有若无的气息,仿佛是黄精在呼吸,有阵阵清香。

师父出手了。黄精只是一迟疑,一大块根茎就被师父掰出,丢进背篓,还剩下小截在土里。我问师父为什么不全掰了?师父说,这是祖师爷爷传下来的,取之七分,留之三分,以便繁衍。

在山中邂逅一味野黄精,靠缘。有本医书上说:医者,与病人有缘,千里来求,与药有缘,自然药到病除。现在,我们与这棵野黄精有缘,才在这从灌木下与之相见。野黄精吮吸了大山的养料,身体里有了大山的魂魄和精华。而这一切会随着野黄精的人药,渗透到人的身体里,人便也如此质朴、健康。

时光悠长。这一回,又有患者来看诊。师父号了脉,便开了几味药,黄精还是排在首位。只是,抽屉里的黄精不再“飞”了……